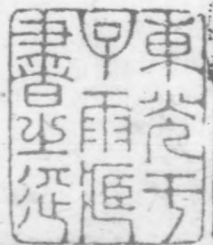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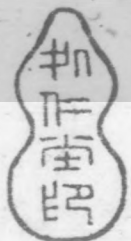






關中劉雨化先生藹議序



西秦山嶒峻而土敦沃多產畸人若夫寶  
之帝青花之優曇則當最雨化劉先生先  
生生負偉姿童牙習帖括午夜一燈晨牕  
千字必不令腹餘剩笥而架有塵籤至若  
拾鞭還嬾年纔六齡宛有大人之作補諸

生時主司即竒之曰此洛誦之孫闡編之  
郎握赤符裁雲錦給五色筆以乘權于人  
間世者未弱冠果擢三秦第一人雨化為  
文警才逸思腕中不律與風雨魚龍互闕  
自期宴曲江貢玉堂為芸閣振絕業然每  
入禮闈而抑揄之鬼先伏試官凡研間雨

化乃岸然自命曰吾即未得坐天祿著書  
亦當擁臯比講易歸而讀異書交異人奈  
寒儉無購書之資而聲氣博九州與楊脩  
齡湯平子董思白譚友夏諸名公以天上  
緣相締結如衛公扶輿君相遇酒樓上一  
揖即了生平遂得以數千管鮑之金搜二

山四庫之藏凡經史子語稗官小說一經  
訂緝即成鴻寶識者嘆為蔡中郎帳中本  
雨化隱盤龍寺之醉溪齋蕭然四壁外惟  
三寸管一孤檠匡不逾寸次不逾尺乃能  
胸羅斗筆搖嶽舌本染青蓮之香眼光矚  
八表而出九霄之上故其著作富麗如司

烜氏之陽羨珠又如甯封子之五彩烟一  
時立庭間業者奇文共賞疑義與晰以雨  
化執牛耳逐鹿文囿不啻鐵庵懷古昭瑄  
吹薪龍卧金沙鳳儀梁渚幟三吳而鞭兩  
江未知孰為後先也天下真能讀書人必  
爽伉善任事必肝腸如雪可與訂义要必

強項傲骨不以世緣奪志若步兵越石時  
露英雄本色乃又天性孝友事親愛弟渾  
乎我慢之俱忘半生豪放真有孤峰盤茅  
流水揮弦之致消磨四十餘春秋大都在  
仙梵清磬悲歌泥飲間也至其編輯刊布  
不下數百卷皆可懸國門藏名山輝燈王

之座而與海內作筏作型者兩化蓋古宿  
再來故住世亦不肯享大耄耳鱗伯寅翁  
乃先生胞弟也余理鄴與鱗伯交最善因  
雅慕兩化先生之為人今梓遺稿借予言  
以叙先生懿行何異策疥馳一步一噦濡  
筆汗浹聊以應鱗伯寅翁之請

渤海友弟張夙抱九許甫題

蒙議小引

伯兄兩札稍館之五年即有全秦傾覆之



變當逆聞初張時兩化憤當重庸為勅撫  
失宜條議屢陳脩祈袖賦賦常不畏十萬  
師而畏兩化一管筆久已氣吞逆賊矣使  
提督諸公少捧對蘇王見蕩平何統毒至

此後逆賊再入關門即首詢而化名而知  
其物故也始免亦被袖矣而化遺稿散逸  
甚多今檢篋中得議數十篇付之殺青  
令人知草茅之士負濟世之略而不遇于  
時志雖未展而議則不朽亦可以正夫萬  
世矣

弟文龍謹識

霍議

潁陽劉士龍雨化甫著

全邑王象天文石甫纂

鄴下李維世執中甫閱

弟文龍鱗伯甫較

一上楊制臺老師書

草土餘息久別函丈聞老師以招撫過池陽策蹇急  
趨及至則旌旄已發矣大盜縱橫伏首帖耳於老師

麾下昔惟冀渤海高仁厚差比方畧百二河山從此  
永奠然龍有過計者當縱橫之日招安甚妥及招安  
之後駕馭更急昔張韓劉岳諸大將收服盜賊不下  
數百萬統歸部下兵糧爲用未有聽其團聚如奉驕  
子者聚百千虎狼於山林而禁其不噬人必無是理  
蓋賊之叛服叵測恐議撫者之功罪反覆也此一說  
也剿與撫之勢似不兩立剿與撫之機實相爲用雖

宣布德意法在靜鎮而大兵四集未可解嚴使桀驁  
者剿能寒膽則馴擾者撫能固志且兩路擒縱可以  
關讒間者之口而無後虞此又一說也賊旣受撫操  
縱在我可令禦  
獨不可用以剿賊乎擇其頭目中真  
能反正膽識俱足者厚加激勸稍能立功不次擢用  
以賊攻賊賊更易破此又一說也賊起以來不知幾  
經血戰將領中未聞超然特出者不惟大將難智將



亦難不惟智將難戰將亦難我敗衄一番賊得志一  
番徒令巽懦官軍與烏合鄉兵塗肝腦於原野可憐  
也救急之着惟在精於選將耳將得人則兵威自振  
此又一說也在處旣撫者或當妙有調停惡跡未著  
固不得輕言剿以疑歸附之心逆形復彰必不得仍  
言撫以長陸梁之氣剿之說可令發自人而老師中  
持之使德我而中有所懼撫之說雖主自老師而亦

與余議共酌之尚何變而各有所分別撫大事謹始  
慮終在老師自有妙美但門牆下士休戚關情數陳  
臆見用管對非云爾

二上楊制臺書

捧讀大疏及諭賊諸示誠足動大語堪泣鬼大慈悲  
心腸作大轉移手段前惟陽明在當時於盧珂則撫之矣於  
與撫終有可商者陽明在當時於盧珂則撫之矣於  
池大鬚則剿之矣觀其擒池後剿捕方畧固未嘗專  
用撫也微獨此也卽開剿之世亭長崛起而陳吳楚  
項能不剿而除之乎卽中興之世文叔當陽而更始

赤眉能爲撫而存之乎卽衰微之季張韓劉岳諸大將收戢盜賊協力恢復果參於撫而服乎抑怵於剿而降乎微獨此也東陽應龍敗而授首奢酋白蓮漸次削平果以撫之權勝乎抑以剿之力得乎則撫之不可專恃亦明矣撫僅一事而可商者非復一端就賊之情形而論之懼其剿而撫者一成而可無中變列其參而撫者陽受而不無陰移無敢遠引比今日

神一魁卽受撫矣一魁餘黨能保其盡解散乎卽餘黨散矣能保其散之於此不竄之於彼乎萬一寓中有事能保其一魁等不乘隙構難乎此其可商者一也  
也就天下之時勢而論之邊釁未開狼烟暫息賊可用剿者惟此一時耳倘外醜長驅  
突犯或諸邊別有窺關者  
不暇何暇討賊  
與賊卽勢無勾連亦形成犄角表裡旣爲受患首尾將至不救百二

之河山難保則全盛之金甌立缺矣此其可商者二也  
也就老師之責任而論之議撫與議款一也  
疆則爪甲之疾款尚可以偷安盜賊同域則腹心之病撫豈能以終弭且議款者非一人則款之事不妨衆任之猶可以甲去乙代主撫者自獨見則撫之局必須獨結之豈得云我始人終上自縉紳下及士庶聞剿則喜聞撫則憂輿論已多猜嫌朝議何望平恕

此其可商者三也尊札中所云三空四盡在今日誠有然者然不知在今日尚易爲力耳虞無兵耶則三邊材官猶可遣調虞無食耶則全陝物力不難轉輸重賞之下必有死士且重賞而可以行罰賞罰行而可以言勦若專意於撫賊劫掠所得已多而賑濟十餘萬又委溝壑將士灰心有窺我而輕其法者矣有羨賊而敢於叛者矣賊不能化爲兵轉恐兵化爲賊

則何以善其後乎而賊真有難剿而可以終剿者彼  
死命我活命又且出沒無常倏忽東西在彼則三肆  
疲楚在我則敵多力分戰而多敗弊正坐此所宜嚴  
勅將士厚集其氣使畏法甚於畏賊則死力足致死  
命又欲懇諭鄉兵練藝而習膽凡官兵所至從旁大  
呼而助之氣亦一法也亦有借撫之機而用其剿之  
策者分別叛服於服者尚緩征以待撫於叛者則合  
力剿之庶我兵猶可以不分賊黨將至於漸孤納服  
討叛則帝王之師而唇亡齒寒亦虞虢之勢也生殺  
互施剿撫並用又或一道也龍自已酉受教一知半  
解粗有窺測木本水源敢忘法乳謬意薄有建豎仰  
酬師恩而顛毛種生健翮屢鍛壯心灰冷矣值老師  
重擔在身何忍嘿不相商如無口之菟耶極知狂瞽  
無足採錄但令幕府畱此議論使龍之言不幸而中

則老師或憶其忠愛使龍之言幸而不中何妨於老師之笑廷關乎

三上楊制臺書

逆賊諸路入犯百姓流離載道是賊以陽降者陰劫而我不能以明撫者暗剿殆入其計中而不覺也且聞謗書盈篋剝膚可虞撫按公祖旣委責於老師而不肯言材官士卒亦聽命於老師而不敢言監司守令又受成於老師而不欲言鄉紳士民祇感憤於中而不得言文弱在北子和在東不及知亦不及言則舍

士龍誰當言者撫之流弊士龍不忍言又不忍不言  
豈獨桑梓慮切政以桃李恩深耳總之剽木必有功  
卽無功而可免於咎况勦必有功乎撫未必無功卽  
有功而難追於責况撫必無功乎撫何以無功也狡賊  
名爲求撫劫掠焚燒無改於昔卒不歸伍民不歸農要挾  
索米動必百萬浚有數之膏填無窮之壑勢將安底  
乎常奉則物力不繼偶絕則跳梁復萌譬如腹心之

疾思醫惡藥不早攻治諱而曰生有生理期百  
外運糧者道路多梗非惟刃則遭劫民不堪命或抗  
而思衡或忿而思逞未能弭禍早已激變矣賊渠魁  
之來投見者窟我虛實覘我強弱而子女玉帛奉之  
三過若虛中嚇我遽與肉咆哮狂噬勢所必至諸賊  
效尤無復忌憚竊之權不自我持使撫之權反自賊  
操我不以判斷其神氣而誠借撫以養其全力不至

攻城據邑倘帝利王不止者彼時與論罪言撫者歸  
咎於首事之人則言禍誰當乎剿何以有功也賊之  
殘虐神人共憤鄉兵以齒義旅枕戈一聞議撫人入  
跌足怨氣所積流言隨之若轉撫言戰人爭知命將  
士則利於陞賞鄉兵則衛其身家老師一言作事百  
倍即漁賊終怕弱士民主怨者賊力弱乎然則  
可驚者亦在賊將不此正禁盜者或不為盜甚至

掠人殺人斯云秋毫無犯若徒虛語耳將領稍繩以  
法羣起而鼓噪矣擇將必須威望素著紀律素聞者  
而腹心驍騎必得十之二三然後可制其命而禁其  
譁則將能御卒卒自能勝敵矣鄉兵各有性命各有  
血屬逃遁無所坐斃不甘近如蒲城之興時鎮富平  
之新店美原鎮流曲鎮三原之馬家村涇陽之魯橋  
鎮雲陽鎮賊來力拒死無退縮向能殺賊今欲捕賊



豈非鄉兵操練之效乎所老師嚴諭守令督責鄉兵  
長鎗大刀紙甲箭牌或官軍到處則鄉兵犄角即官  
兵未到則鄉兵獨拒賊出某處則某處遮前某鄉斷  
後某鄉援而夾擊雖步馬之勢懸絕而長短之兵亦  
不侔長可擊短則步可勝馬大約官軍主而鄉兵副  
官軍藉鄉兵以助其氣鄉兵藉官兵以壯其膽此兩  
利之道也萬懇老師俯采芻蕘大奮英斷以剿為實

以撫示糜廣下徵兵之檄嚴立鄉兵之約無謂饑民  
之成說難變而招安之盟誓難渝也兵交原野變起  
斯須剿與撫豈一成而不可變者哉昔力嘗啓披肝  
瀝血伏惟老師亮察不宣

四上楊制臺書

賊往來遊移視我兵到處東西南北任意閃避一路  
用剿千百年不能淨其孽也有大方畧於此老師移  
住三原潼關道移住蒲城督糧道移住淳化鄜州道  
移住中部慶陽道移住寧州兵巡道住邠州分守道  
住耀州諸道各領重兵互相應援協力剿捕鼠在園  
城斷無活理至分合調度一線呼吸總管於老師之

一心練公祖催解軍餉量遠近遞相運轉使人得甦  
息不疲奔命更請一監軍御史商畧機宜查驗功罪  
如防其東渡則請蒲州道移住於韓城朝邑之對防  
其北軼則檄榆林道移住延安以扼其要防其西南  
奔則檄隴右道移住鳳翔以遏其衝防其西北竄則  
檄寧夏靖邊二道以斷其路諸路各置大將如王總  
兵張應昌其人者與諸道同心同力共濟時艱甲有  
大功者老師破格推轂功名之路人所爭奮功罪明  
而賞罰行則將士之氣自當百倍昔清河李萼年僅  
二十餘慷慨抗議聳動平原卒能克魏郡以挫逆  
賊豈龍當過四聖五之年反弱冠子不如耶惟老師  
熟思審處取封侯之業垂名竹帛直唾手易矣一往  
狂談統俟尊教

上楊制臺書

孫蛟來得接尊教跪讀再四不勝駭愕主撫不在稿  
吏神賊未嘗行賂此萬耳萬目靡共覩聞何必稽簿  
籍驛傳始知其爲哉謗言宣傳踪跡甚怪浮石沉水  
從來詫異今且浪山而塵海矣卽呼三吏訊之三吏  
誓於神噉曰無有也有則甘當死罪况餘刑乎三吏  
之詞雖未敢信又從諸鄉紳徧查其啓諸鄉紳者曰

事涉齋莊其最易辨者只在揭帖有無耳有則三吏  
借刃爲中傷孫蛟之謀無則孫蛟鬼矢神弓爲毒害  
三吏之計或補或無幸惟詳示使龍之冤誣得白而  
名節亦獲以必全諸鄉紳俱復曰無有也三吏痛誓  
爲無鄉紳俱以爲未補則鑿空駕險出自孫蛟明矣  
卽招孫蛟至寺詢其謗議所自來蛟亦曰風聞也龍  
謂蛟曰事雖風聞要須核實况此事何事而捕風捉

影輕瀆大人令形之筆扎乎受賄主撫豈非風聞而  
亦可據以爲真耶蛟亦俯首無詞龍雖不肯酬恩報  
德之舉嘗奉教于君子矣荷老師特達之知幾三十  
年於茲頃節旄入關沐恩更渥自非草木豈不銘戴  
圖報未能而忍助之騰謗乎若昧良心代人削稿則  
是心如鼻鏡行若狗彘有具有此皆所不受矣此其  
不宜信者一稿吏受賄置老師何地作奸犯科近在

肘腋老師知而不究是不嚴也蔽而不知是不明也  
罪稿吏之不忠不法先座老師以不嚴不明無論孫蛟  
守法必無是事卽令有之方且爲親諱爲尊諱之不  
暇而敢噴有煩言乎且老師去國方新時當危疑投  
鼠忌器之謂何而漫無迴護龍縱愚愚不至此龍縱  
忍忍不至此此其不宜信者二大丈夫三寸竹管子  
達則一時之生民係安危窮則千古之斯文關絕續

審所重也卽評更月旦或間爲有試之譽豈敢爲無  
端之毀况毀者又生成之老師而所助以毀者又么  
麼之下吏也出糞於口者先污唾天不至者自受墨  
珠無光筆花亦慚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薄負俠烈  
者爲之乎此其不宜信者三不宜信而信之豈老師  
輕信至此市有虎而曾參殺人無柰其譖之者深耳  
龍與蛟素昧生平無怨無德忽構萋斐成是貝錦害

三吏性命者淺壞龍一生名節者深每一念至龍不  
難剖心自明而諸鄉紳知己者苦相勸止恐意氣激  
烈議論及滋思其言亦自有理此所以腐心吞聲寧  
關白於老師之前而不敢一表暴於諸臺公祖也三  
老原札並附覽不知老師肯爲譽宥否

上宋明府書

前二文不知申呈否如未申當急申之首文行則闔  
邑之福又老父母所以自解也次文行則全陝之福  
豈僅僅一州一縣乎哉兵車之制程吏條陳者極是  
卽發樣令四鄉速做差一的當人下鄉督催限以時  
日賊警又聞非可緩視外令每牌各備長柄大斧一  
把悶棍一條弓一張矢三十枝石子五十箇刺帶一

把緝甲一領遇戰時穿甲者居前庶箭來無傷人心  
自固待兵車成後老父母親自下鄉事事細查每牌  
選其壯健者一人加爲總領責其倡率更祈老父母  
嚴諭如賊從西北來則調西南鄉兵合力以禦東北  
鄉兵調守澗頭溝以東賊從東北來則調東南鄉兵  
合力以禦西南鄉兵調守澗溝以西賊來須親履矢  
石始見壯猷楊將軍居前老父母殿後萬萬毋傷嚴  
加戒諭退縮者軍法從事顧慮桑梓人情皆然但得  
老父母作主以丁壯官軍加之鄉兵數十萬禦賊何  
有哉守城雖大事區區守城城必不能守城爲財貨  
之藪賊所垂涎若不從遠捍禦旦夕臨城恐有必不  
能保全者老父母受禍不淺矣向教老父母不離城  
一步者皆庸闇之論毫不可用四境之內皆吾赤子  
朝廷命官令治四境之內非僅治四門之內也前番



賊得志而去病在夷原之寇老父母不出是一誤也  
庄鎮不出是再誤也流曲不出是三誤也天下事豈  
堪三誤哉老父母不出既無以作民之勇則民皆喪  
氣且示賊以弱賊自橫行矣此非老父母誤百姓乃  
向者阿諛之人誤老父母也此輩私意以一已城居  
之故欲借卵翼以自保不知無鄉則無城不賊攻其  
外則奸發於中子女金帛豈能無恙是此輩誤百姓  
又誤老父母而終不免於自誤耳請剖利害爲老父  
母細陳之賊雖凶獰觀其竊攘非有遠圖攻城破邑  
未敢輕傷職官老父母無虞一也况兵圍數重而又  
有楊將軍爲之前茅賊豈能飛馳耶其無虞二也惟  
願老父母安靜坐鎮庶保萬全時當倉皇未暇多陳  
一片愚忠惟老父母鑒登爲禱

與忠統三社丈

賊黨不散屢捕屢犯使吾鄉諸縉紳得才識膽具足  
如三兄者人自爲戰家可爲守賊雖銳其如我何惟  
不盡然恐一堅衆瑕鄰國爲壑無論分土分民傷一  
體萬物之意且輔摧車敗虞號之覆轍在其後矣故  
剿賊之舉切望三兄者此也黃叔度在汝南以司馬  
龍萬人敵不敢輕窺叔度卒設計以擒傍汝南諸郡

邑悉免塗炭我輩鬚眉男子反牛醫兒不若耶賊警  
又聞弟臆料之若出淳化決犯涇原因獸力鬪不無  
可虞幸石將軍尚在勢或能禦若出邠乾則必犯鳳  
翔走秦隴遠合漢上諸盜大澤深林狡兔有窟謀雲  
勇雨猛虎爲群其禍必數年不息風林湍水魚鳥難  
安終屬我輩之憂耳此時最急者扼要在邠乾防禦  
在鳳翔但迅雷忽震掩耳不及先事周防須撫臺公

祖急爲嚴諭守令黜陟將領死生俱在於守之疎密  
捕之能否未可以空文從事也國家養兵三百年衣  
租食稅優游安享一旦有急卒不得一矢一刀之用  
病在提兵者皆全軀保妻子之人以致士氣沮喪賊  
勢猖獗將領不在法中士卒終似局外前日縱賊者  
速加顯戮人自用命區區姑息天下事不可爲矣  
惟三兄速爲計議密聞當事真救時奇勳也原擬登

龍共畫方畧苦陰雨爲祟未能衝泥少俟晴霽卽至  
矣一則看轅門旗鼓一則窺武庫戈戟數年之懷借  
暢於十日之飲敢豫告執事者芻談奉覽恐三兄讀  
之必當髮指鬣張擊中流之楫而着先劉之鞭

申文代

逆賊縱橫殘破最酷其殺傷劫掠之數卑職前已據  
鄉約保甲挨查業已呈申矣再令捕衙細加查訪數  
更有倍於前申者無罪無辜並罹塗炭霜寒月白祇  
聞鬼哭神愁山巔水涯化爲淫房酒肆傷心痛目慘  
不忍言東北五大鎮焚劫無餘富平元氣十傷六七  
僅留者窮僻數村孤城彈丸耳一邑如一家然一家

而金帛一空子女兩斃則家翁豈能晏然一邑如一身然一身而頭目都捐手足盡廢則腹心豈能無恙職在民牧芻牧未求已爲厚顏况重以豺狼戮殺拯救無能不愧於伏鷄搏狸乎職於逆賊誓不共生必期剪滅而後朝食究其禍源朝銳宜避而前壞于丁壯之浪戰憤歸宜擊而後壞於官軍之逗遛但主客之形雖有不同馬步之勢甚爲懸絕鄉兵固烏合之

衆丁壯亦市人之驅至於敗衄亦其固然逆賊猖獗風馳雨驟烽火連天旦晚不絕待其壓境請兵恐淹時日及至兵來狡寇又復飽遁與其爲後時之悔莫若作先事之防伏乞憫念生靈遠慮宗社選發馬軍三百移住富平嚴諭將領聞警卽出賊如不至備亦無害縱不能盡殲醜類亦可以保全村落庶人心固而無虞賊師老而自潰矣

申文代

爲叛賊壓境急請援兵以保地方事據捕衙探報賊  
寇馬步約有三千掠過耀州已入富界勢若風雨遇  
者披靡卑職親督鄉兵往禦境上但烏合之衆當銳  
至之寇此有顧惜彼爲亡命以是相較勢必不敵若  
再遭殘破城池難保職屬守土誓不顧身然稱帝稱  
王之寇豈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支持伏乞速發援兵

星夜馳來猶有可救少遲則塗炭之禍有慘不忍言者矣城池所關非小百萬生靈可念調兵防衛此一  
時救急着也若萬全善後之策惟有速調邊兵居中  
彈壓庶可少支邊兵膂力旣壯戰陣久閱而將領又  
皆素諳孫吳者禦■尚然無懼禦賊自有餘勇只須  
數百人不知省多少肝腦塗地矣宋時盜賊繁興張  
韓劉岳諸大將出而收捕一時底定尚然小康此往

事之可鑒者也今天下岌岌乎爲宋之季矣失今不  
圖長此安窮奸雄乘隙會省難保三韓黔蜀猶門庭  
之寇關中騷動則堂皇之變也若鄉兵止可議守難  
與議戰待叛賊攻城破邑竊據一方然後請兵討罪  
噬臍何及拱把易折而合抱難摧勢固然也請兵之  
使星夜馳遣一去榆林一去固原嚴程催發十日可  
至國勢危急須臾難緩伏惟早圖關中幸甚

善後疏稿代

臣仗

皇上威靈督臣方畧將士用命守令轉餉臣出入行間  
所叅者未議而已幸廊延一路大盜盡平所餘者環  
慶遺孽如魚遊釜掃蕩匪難顧百戰之苦冀臻萬全  
九仞之功懼虧一簣則善後事宜臣何能不曲爲計  
者一在招流移一在撫降寇一在明激勸招流移者



何豺狼不至於縱橫鴻鴈漸就於安集課耕耨也蠲  
徭役也皆招也白骨青燐十村九墟如莽如灌至於  
不忍聞不忍見黃茅白葦一望千里開之墾之何妨  
有分土無分民本甲無人招之本里本里無人招之  
外里卽外里無人亦可招他州他縣也則所謂課之  
之道也當承平之時蕭蕭編戶尙且有剜肉醫瘡之  
悲况凋殘之後筑筑孑遺豈堪此敲骨吸髓之痛半

年難輸寬之一年一年難輸寬之二年卽二年可冀  
猶酌其或用或緩也則所謂蠲之之惠也而又重諭  
守令美意曲調以良法心勞不辭乎政拙乃所以終  
其招流移之局者也撫降寇者何虺蜴旣爲之草面  
鳴鴉須懷以好音厚綏輯也嚴駕馭也皆撫也跳梁  
久恣而忽歸繩約有如收出柙之虎狂擲乍歇而不  
蒙優容何異肆入笠之招故有家可歸者聽其復業

無業可託者聽其佃耕叛則賊而順則民也則所謂厚之之澤也鷹化鳩眼或可憎雖斂戢之翼不妨時剪其羽毛灰燃火溺則不作雖雨露之仁亦蘄開凜以霜雪故誠心歸化者亦可置腹狡焉思啓者萌卽尋柯服雖舍而貳仍執也則所謂嚴之之法也而又厚勅將領耀德不廢乎觀兵順治更寓於威嚴乃所以終其撫降寇之局者也明激勸者何安必慮危平不忘陂戰

守之幟不豎則不張忠義之心不鼓則不動文臣如三水知縣唐洛川知縣劉韓城知縣陳白水知縣鞠據孤城而當衝地登陴守險則張睢陽之保障江淮淬鈍戈以捷利兵破敵衝鋒則許樂陵之戡定禍亂武臣如總兵王總兵張副將張總兵曹胸藏甲兵而大畧淵廻則處女脫兔之互用躬冒矢石而義旗霆震則長鯨巨鯢以皆殲監司守令之卓冠一時與將

領偏裨之茂者奇勲者臣於會題疏列矣茲復摘舉  
數臣蓋以拒賊勦賊勢最難而心最苦力最多而功  
最著所當加不次之擢施破格之賞酬既往以勸將  
來則所謂明激勸之義也至死事諸臣道臣如張允  
登郭應譽罵賊捐軀血滴九原化碧舍生報主心盟  
千古長丹武臣如叅將石遊擊高吞賊壯氣經百折  
以弗衰絕胆剛腸非九死而靡悔所當崇常山之祀

字羽林之孤慰死者以勵生者乃所以終其明激勸  
之局者也

觀風錄序代

余奉

賊馳驅戎馬不遑啓處至所得於觀風之文當其  
暇乎自裁定飭武之時而不廢右文或疑其迂乎而  
非也夫文與武不相侔而實相關則以筆墨金戈之  
氣固互為勝衰者也蘇子不云乎萬物各得其理之  
謂文既已理矣而又何亂焉即有亂而文經者奚不

可以武緯也粵稽成周盛時天保采薇以治內外而  
光燄所攝則獫狁於襄蠻荆來威文教翔洽武功亦  
因以丕振及其季而衰也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  
國微矣說者曰周末文勝余以為病在無文耳秦繼  
周號為強大怯私鬪勇公戰其風氣固然今讀其駟  
鐵無衣之什抑何椎朴而沉雄也無論其君臣勵精  
而發揚蹈厲見於歌詠者已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

意及其後開關延敵而連雞難栖九泥寢謀雖師武  
臣力哉而兆見於文者固已久矣秦多士之文具在  
王於神不必其形麗也強於骨不必其色藻也間有  
奇出者則太華高寒龍門險峻帖括中確有其土風  
焉椎朴沉雄何必滅駟駘無衣同袍同裳勤王是賴  
乃流寇雲擾至尋斧滋蔓師老糧匱更數歲未歸底  
定豈文之不可爲武而文武固有二道與余以爲狡

焉而逞者客氣也又邪氣也客或凌主而邪難勝正  
詞壇有王氣則疆場無堅壘筆鋒橫掃而妖氛廓清  
余終以文章之力操戰勝之權矣



馬正定者字金世入蜀後之蜀也後主劉禪  
阿維有王叔則曰蜀地無王叔則則無王叔則  
全蜀以文王之在蜀也

